

# 日本剑侠宫本武藏

(日) 小山胜清 著  
岱 北 译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日本剑侠宫本武藏

## 第四册

〔日〕 小山胜清 著

岱 北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二章 | 惺惺相惜.....  | 1   |
| 第七十三章 | 士 道.....   | 13  |
| 第七十四章 | 鸣 动.....   | 28  |
| 第七十五章 | 败 北.....   | 44  |
| 第七十六章 | 巨星殒落.....  | 56  |
| 第七十七章 | 新 风.....   | 72  |
| 第七十八章 | 梅雨晴天.....  | 86  |
| 第七十九章 | 风流道上.....  | 104 |
| 第八十章  | 光 与 音..... | 117 |
| 第八十一章 | 阿部一族.....  | 142 |
| 第八十二章 | 征 讨.....   | 159 |
| 第八十三章 | 岩 殿 山..... | 180 |
| 第八十四章 | 去 来.....   | 196 |
| 第八十五章 | 同行二人.....  | 210 |
| 第八十六章 | 剑 与 禅..... | 227 |
| 第八十七章 | 悲剧之日.....  | 240 |
| 第八十八章 | 情 与 理..... | 256 |
| 第八十九章 | 落 花.....   | 269 |
| 第九十章  | 第四个女人..... | 282 |
| 第九十一章 | 佛 敌.....   | 299 |
| 第九十二章 | 阿松自尽.....  | 311 |
| 第九十三章 | 观 音.....   | 323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四章 | 五 轮 书.....  | 333 |
| 第九十五章 | 转 法 轮.....  | 344 |
| 第九十六章 | 去    世..... | 354 |

## 第七十二章 惺惺相惜

第二天，武藏从花畑馆回来后，摊纸画画，他已经很久没画了，而且画的是他以前根本没想到要画的花。

画菊，画水仙，画百合，也画牡丹。逐一瞻视后，自嘲道：“哈，哈……实在不简单。”

接着把纸揉成一团，突然低声自语：“且慢！”手也停下不揉。

吃完晚饭，武藏去拜访住在新町的矢野三郎兵卫。这是他到熊本后第一次拜望。

“哦，是先生，请进！”矢野很高兴地迎出来。

武藏和矢野的关系极深，自他们在丰前首次见面，转眼已过了二十八年。当时，三十郎是喜欢绘画的穷少年，但他绘画的才华为武藏所赏识，遂与武藏一道上京投入长谷川等伯门下。及长，因武藏之荐，出仕细川家。其母早已过世。三十郎现改名为三郎兵卫吉重，食秩百五十石，可无忧无虑度日。画艺已自成一家，也深获殿下宠信。

矢野邀武藏入宅，惶恐说道：“先生，若事先通知，必预先准备恭候大驾……”

武藏说：“不，三郎兵卫，今天不是来吃饭，是来拜你为师。”

“哦，是绘画方面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矢野摇首道：“先生！先生的画以前曾拜阅过好几次，技巧熟练卓越，怎说要拜我这乡间画匠为师！”

“不，不是这么说。”武藏肃容端坐道：“三郎兵卫，兵法上如此，绘画上也如此，我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要拜师从学。但是，绘画无论如何须乞教于你。”

“先生要问的是——？”

矢野也不再客气。

“以前我眼中所见的画体全是战斗姿势。我若画鸟，它的嘴就成为剑；画草木，就成为枪，成为矛。若是这些画，无须从师，但是……”

说着，武藏把带来的画纸摊在矢野面前。

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是花。”

“对，是花，我想画画看，却画不好。”

“嗯……”矢野凝注纸上。

## 二

“不行吧？”

“的确不行……。先生，这不是花，是僵硬，冰冷，手一碰就会断掉的兵刃集合体……”

一谈到画，矢野三郎的辞锋顿转辛辣。武藏点点头，

“是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如此。”

“有黄有白有红，有艳有清，浓淡各不相同，无论哪种花都须有迎蝶待鸟之风情。就是与风雪作战的寒梅，也会向春鸟展笑靥。”

“三郎兵卫，我懂了。我以前无视花之情意。不只是花，就是鸟，眼中看来，也非婉啾清啼的鸟，而是捕捉鱼虫的战斗姿态。”

“确然如此。就象先生所说，画也是先生兵法的表现，然而，现在，先生为何想画花？”

武藏静默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虽为时较晚，但我仍想跟有情之物对决看看。三郎兵卫，你看，我还能画花吗？”

矢野凝眸注视武藏。

“对先生来说，似乎相当不容易，因为必须先放下兵法家的架势。”

“嗯，是放下刀吧！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谓放下，就是有若无，达于自由无碍之心境的意思吧。”

“我想是这样。不过，象先生这样严修的兵法家，要达到这种境地，岂非不易？”

武藏眼现光芒。

“我的修行只完成了一半。在兵法上虽已开辟自由的天地，但在其他方面却无知而迟钝。三郎兵卫，我要将世事与兵法共学。要精巧画出花的风情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门徒。”

“好的。”矢野俨然承诺。

只喝了一盏茶，武藏就离开矢野家，走访新太郎。

“师傅，有什么事？”

太过突然了，新太郎也惊讶不已。

“没什么，从矢野家回来，顺便来一下。”

武藏笑着解释，然后问道：

“新太郎，你说，我的风评如何？”

“全藩之人莫不敬畏。没人说师傅坏话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问这个。不错，敬畏是指害怕与尊敬。这虽难能可贵。但，新太郎，我想做个人人所爱的人。”

### 三

武藏在新太郎家受新太郎妻子、阿松、求马助致意后，并不长留，即踏上归程。

武藏尽量放低肩膀，露出柔和的表情行走，可是，路上遇见的人，藩里的武士都让道施礼。町人则缩肩回观。

“以前，有人认为我是明晃晃的刀。但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事，现在可不是如此。”武藏自言自语了好几次。

他走到荒僻的濠沟边。这时，从暗影中悠然冒出一个浪人般的汉子，向武藏背后逼来。

“武藏，我在等你！”这汉子以所提棍子触地说道。

“何事？”

“我是从江户来的，有事找你。”

“什么，从江户来的？”

武藏尽量松缓脸部，反问。对方是个三十二三岁，肌肉结实的红脸汉子。

“还记得吧！我是为你所杀的梦想权之助的独子盐田滨之助。”

“嗯，记得。我三十五岁到江户时，突然有人闯入寓邸，袭击我，我以破木迎战，加以一击，不幸，所击之处不当，顿时毙命。他是一个善用棍棒的达人，名叫梦想权之助。那你是权之助的遗腹子罗？”

“不错，为雪父仇，我倾力修行，来此比试。”

“哦，此志可嘉。”

“就在这儿决斗吧！”

“什么，在这里？”

“其实，今午曾赴你的武坛，门人说你不在。据说，你一旦见对手很硬，便避免比武，以策安全……”

武藏微笑。

“盐田先生！这样说实在很遗憾。我现在已跟以前不同，职务在身，午间大多上城供职，不在武坛。明早，到武坛来，定与你决斗。”

“嗯，不会是假话吧？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，武藏会说假话！如果你一定要现在的话，就来。”

武藏踏出一步，滨之助猛然后跃，架起棍子。

武藏凝视其架式。武藏又踏出一步，滨之助又往后跃退。

武藏以低沉而重的声音说：“盐田先生，明天，来吧！”于是，反转脚步，扬长而去。

滨之助吐口气，解除架势，兀然而立，目送武藏离去，额上已沁出汗珠。

#### 四

武藏早上的日课跟以前一样。天未明即起，在井边漱口，然后站在院子里挥剑至汗出，旋以清水净身，端坐屋内，瞑思至全身溢满精力。接着吃简单的早餐。

从这时起，门人渐次猬集武坛。武藏不分彼此加以指点，有时让他们练武。当时，武藏不用竹刀、面具、护手和护身，所以武坛中的练武只是招式的练习。打斗也用凭空挥剑来修练。

但是，柳生新阴流早已使用竹刀、面具、护手和护身，所以有一说认为，后来武藏也允许门人使用这些东西。

然而，招式的练习并非仅如今日所见的形式，有时对打的木刀会折断，有时也会因招架不住而受伤。

这天早上——遇盐田滨之助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武藏先以求马助为对手，向门徒展示招式的范型。结束时，一个门人转告道：“师傅，大门口有位名叫盐田滨之助的先生说，依约来求见。”

“请他进来。”

武藏并没坐上师范的座位，就地等待。门徒都坐在武坛四周。

不久，滨之助提着六尺八寸的红桎棍，站在入口，向武藏施礼道：“先生，昨晚失礼。今依约来见。”

果如昨夜所见，身長五尺四寸，不算高，但很胖，体态健壮有力，脸上洋溢着奋战的精神。不过，言行却跟昨夜不同，相当郑重。

武藏并没开口说话，凝视着滨之助的躯体，表情上看来似很满意滨之助。

不久，武藏终于开口说：“不，我才失礼。”

“那就请在此处较量一下。”

滨之助缓缓前进。

“且慢！”武藏说。

滨之助不禁心头火起：

“先生，意下要我等一下？”

“盐田先生，我们到城里，在主上御前较量。”

“哦，你是说在细川侯的面前？”

“是的，行吗？”

滨之助脸上掠过一付迷惘之色，旋即凛然回答：“行！”

## 五

武藏和滨之助的比武是在花畑武坛举行。武藏提议在御前比试，在前在后，仅此一次。也许他认为滨之助的本领相当优秀吧？

依例，忠利坐在正面高座上，提刀的侍童是求马助，今天除佐渡和赖母之外，重臣和近侍均环坐武坛四周。

武藏领着滨之助出场，俯伏在忠利面前陈述道：“今日，在御前跟属下比试者，乃盐田滨之助。滨之助父亲梦想权之助系棍术之达者，曾在江户与属下决斗，不幸殒命，独子滨之助为此勤奋修行凡二十年，今日向属下要求比试。得蒙主上亲临，吾等二人深感隆情厚谊。”

忠利严肃地回道：“嗯，双方以寻常比斗，一决胜负”

二人从御前退下，端衣走至武坛中央，而后向左右分开。滨之助穿木棉习武服，木棉裤子，头缠白巾，腋下挟着六尺八寸桎棍。武藏穿平常衣裳，身前佩短刀，没有带木刀。

“先生，武器呢？”滨之助问。

“这个！”武藏拍拍身前的短刀。

“什么，用短刀？”滨之助象受辱一般，心头冒火，反问道。

“滨之助！快进招。”武藏大喝一声，短刀离鞘。

“哦！”滨之助顿然跃后，架起棍子。

参观的家臣“哦”地一声瞪目以视，棍子的架势和木刀、枪完全不同，将两手分成上下，紧握棍子正中间，右手在上段，左手在下段。

当时肥后棍术并不盛行，所以众人莫不觉得稀奇。武藏兀然直立，将短刀架在正眼上。“滨之助，放胆攻来！”

话未说完，滨之助已舞动身子。

这时，棍子下端发出怒吼声，跃向武藏。武藏跃开躲过，刹那间，棍子的上端又猛然袭来，武藏跃后使之抡空，而后前趋，“呀”的一声，刺出短刀。

## 六

滨之助朝武藏握着短刀刺出的手，猛地击下。武藏反手压制棍子前端。

滨之助想用棍子拨开短刀，短刀宛如粘在棍上，拨压都无法使之撤去。

“唔！”滨之助脸沁汗珠。

“嗯。”武藏见机把短刀撤去，猛往后跃。

“哦。”滨之助纵横挥动棍子的两端，往武藏扫去。一根棍子犹如两头蛇，或如两把刀，看似狂舞，则变为丈余之枪，往里收则为八寸五分的短剑。

“哦，了不起！”

参观的家臣一齐为滨之助的棍法变化发出惊叹声，武藏在棍子前后左右闪躲，丝毫未被袭击，可谓玄妙之极。就在这极尽秘术而战的过程中，突然似有空隙，武藏复跃前，以短刀压制住滨之助棍子前端。

滨之助急欲引开，却象先前一般，无法震脱短刀，岂止如此，棍端已如千钧重荷，只能勉力支撑。

“唔。”

滨之助咬紧牙根，汗珠浸透缠头白巾，脸上失去血色变得苍白，武藏却神色不变，呼吸不急，一如往常，又踏前一步，“唉”地一声加重气势。这时，滨之助终于力尽，放开了棍子，却毫无懊恼之状。武藏收刀入鞘，大声说道：

“滨之助！你若能踏进我手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你就获胜了。”

滨之助伸张双手抓住武藏。武藏纹风不动，伸手碰了一下滨之助的胸部，滨之助的身子象飞起一般倒下。

“滨之助，怎么啦？”

“是。”滨之助立即起身，双手伏地，喘息喊道：“输，输了！”

## 七

忠利与众家臣都屏息惊视，脸上一片茫然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武藏兀自站立，并未放松架势，仅加强语气地问道。

滨之助俯伏称道：“输，输了。”

“父仇呢？”武藏又追问。滨之助泪水潸潸而下。

“在庄肃兵法之前，恨意与志气全消。同时弃刀……”

“糊涂！”未待滨之助说完，武藏便大声吆喝。

“听好，滨之助，以初学之身跟锻炼五十年的武藏决斗，败乃理之所然。为了让你知道自己的本领，才在主上面前跟你比试，你该当满足才对。为何不想继续修练下去？”

“是。”滨之助浑身颤慄，仰视武藏。“先生，在下学艺不精，祈请宽恕。”

“嗯，知道自己本领，亦即对自己的实力要真正有自信。你虽败在武藏手下，依然是一流高手……”

武藏说着环视周围的家臣。

“各位，谁认为能胜过滨之助，请报上名来。”

没有一个人回答。

“既如此，比试到此为止。”

武藏向滨之助示意，一齐走到忠利跟前。

“嗯，你们两个都非常了不起！”

忠利的眼睛仍然闪耀惊叹的光芒。武藏缓缓抬起头，说：“如尊上所见，滨之助虽败于武藏，却绝非凡者。吾父无二斋擅使铁尺，吾能创二刀，得益于铁尺甚多。今见滨之

助棍术，两端之使用手法颇类二刀，获益良多。铁尺与棍棒，愚意以为最适于平时捕盗之用，主上以为如何？”

忠利深深颌首。“我也有同感。”

武藏端容俯伏。“主上，有事相求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武藏由衷推举，请主上延聘滨之助为棍术指南。”

“嗯，我也有此意。滨之助，你愿出仕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滨之助脸露感激之情，俯伏答允。

## 八

盐田滨之助当日为细川家延聘，食禄五人份十五石。同时列入武藏门墙。

棍术亦称“棒捕手”，与铁尺同为捕吏之武器。两端犹如两头蛇，可自由挥动，与二刀有相通之处，颇引起武藏兴趣，乃指导滨之助加意琢磨，令其指导门徒此一新棍术。武藏流的兵法书中亦载有棍术目录，即因此故。

此后又过了好几天，一日，武藏在府邸画花，年轻武士总兵卫稟告道：“先生！有位名叫永国的先生求见。”

“什么？”武藏抬起脸。

“他说从河内来。”

“哦，是那个永国。”武藏脸上泛起喜悦之色。“快引他进来。”

“遵命！”总兵卫去后，武藏收起画纸，端坐以待。

不久，刀匠河内守永国满脸笑容地走进来。

“永国。”

“先生！”

永国双目湿润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听说先生出仕肥后，便昼夜兼程来访。”

“嗯，本想写信告知……妻子可好？”

“去世了。两年前得了急病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为了想在先生底下过快乐日子，我勤奋工作。”

“嗯，你的名字在小仓和肥后都听过，我已把你的杰作献给小仓的忠真侯和主公忠利侯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打算长居此地？”

“先生！确是如此。”

“好，就如前约；我接受了。你休息休息，慢慢说些京都和大阪的事来听听。”

武藏下令备酒肴，亲切地把盏言欢。

永国谈起京阪地区武藏的门人和朋友。过去七年之间，京阪的旧识已有各种变化，如本阿弥光悦即已物故。

几天后，武藏领着永国到城中奉职，报告永国来访的经过。

忠利察知武藏的心意，赐永国食禄三十人份，以御用刀匠筑居于高田原楠町。

## 第七十三章 士 道

忠利与武藏的君臣之情与日俱增，而且越来越亲厚。两人经常遣开近臣，促膝倾谈。世人已服德川统治，社会也臻太平。但在德川初期，大名割据各整武备，互相牵制，所以富国强兵自是政道之理想；同时因为封建的武家政治，士道的更新强化遂为政道之根干。

武藏主要即就这类政道根本问题，向忠利献言。老臣亦未因此而嫉恨武藏。

获角兵卫的武藏论载称：

武藏沉潜严毅，深思熟虑。所谋出诸武藏之口，入平公（忠利）之耳以前，决不轻易宣泄于外，而武藏亦非持君宠，傲诸老，以遭物忌的浅薄之士。

不仅武藏深谋远虑，忠利自己也小心谨慎，以免武藏遭群臣所忌。

武藏曾劝忠利修筑千叶城，修复井芹川与坪井川。但忠利未言此为武藏献言，径与老臣相谋，作成蓝图。

有时，忠利亦垂询人事行政事务。

一天，忠利问道：“武藏，你到肥后之后，有没有发现